



## 怀念老鲁

■刘长征

老鲁去世太突然，令人难以置信。老鲁是一地摊修车师傅。他的摊位就在我上下班必经之路的十字路口。

和老鲁相识是缘于我的自行车脚蹬坏了，当时一排修车的师傅都在侃大山，惟独老鲁在忙活着。当其他人招呼我去他们那里时，我看老鲁慈眉善目的，就径直走向了老鲁。脚蹬很快修好了，出于好奇的心理，我问他别人都没活干，你为啥忙不完？他笑笑说，大家都愿上我这儿来，可能是看我头上白发多同情我吧。

我留意了一下，在那一排地摊上，除了一对年轻夫妇外，其他人头上的白发似乎都比老鲁多。第一次和老鲁接触，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自行车骑数年了，经常出毛病，就少不了找老鲁帮忙，一来二去，我和老鲁成了朋友。

朋友之间就少了些拘束。那天，老鲁边修车边和我攀谈。老鲁告诉我说，他就是西边鲁庄的，脚下的路就是他曾经耕种过的菜地，由于县城建设征地，他由农村村民变成了城市居民。

老鲁挺健谈，也很热心。我和他谈话，是一种享受。老鲁说，我挺羡慕你们“公家人”，风吹日晒不担心，旱涝保收没忧愁。我说，各有各的快乐。他说，那是，就像我吧，冬夏一把遮阳伞，一辆架子车，虽然挣钱不多，但我很知足。老鲁话锋一转说，你的身子太瘦弱，细皮嫩肉的，不扛事。你看我，虽然个儿不高，但很壮实，肩宽背厚，三天不吃饭，照样干活。我说不行，一顿不吃饭，就浑身无力。他说，你要注意锻炼身体，有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。

老鲁和藹可亲，从不斤斤计较，给自行车打打气、紧紧螺丝、修修车闸等，不管生人、熟人，都不收钱。一次，一个外地口音卖小鸭苗的，可能是行情不好，带着许多没有卖出去的鸭苗，恰在此时，他的自行车里外胎都烂了。当这外地人推着车子愁眉不展地犹豫时，老鲁热情地招呼了他。老鲁给自行车换了一套新的里外胎，外地人小声问多少钱。老鲁说，看你是出门在外的生意人，挺不容易的，我就留你个成本钱，拿 15 元吧。外地人眼神游离，心事重重，一张口眼泪差点掉下来。老鲁慌了，忙问咋回事。卖鸭苗人说这次生意赔了，兜里已没有一分钱。老鲁听后，大手一挥，你走吧，下次路过太康，有钱你就给我。一句话把外地人感动得热泪盈眶，骑车走了。大家都说老鲁傻，人家一走，看你找谁要钱去。你还别说，半年后，那个外地人还真把钱给老鲁送来啦，同时还带了两件礼品呢。同行们闲来无事，经常议论老鲁，说只要老鲁在，我们的生意都不会好。

据周围的邻居们讲，老鲁死得很安详。头天老鲁干了一天的活，晚上饱餐一顿，又喝了点治腰腿疼的药酒，到了次日，就死在了床上。

现在我天天坚持跑步锻炼身体，为了老鲁的劝告，也为自已。每当我上下班想瞅瞅老鲁的遮阳伞、架子车时，顿时就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袭上心头。

老鲁不在的消息我一直不愿相信，但事实无情，我对他的思念欲罢不能。一天上午，妻说电动车的车座坏了，我顺口说一声，停一会儿我找老鲁修修。妻笑，说，你迷糊了吧。我说话，在我心中老鲁还在修车呢。

鲁师傅，愿你一路走好！



老公说：“女人当家，房倒屋塌！”当然，这里的“女人”是专用名词，特指我。

老公说这话是有原因的。因为正是由于我理财不当、投资失误，才使我俩积攒十几年本就为数不多的“银子”蒸发过半，这正印证了那句话：辛辛苦苦十几年，一夜回到解放前！

如果这话搁在几年前，我一定会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攥住老公的头发逼他低头认罪。但是现在，老公再说此话，我要么低眉顺眼，垂手而立，缄默不语；要么捶胸顿足，痛心疾首，悔恨交加，以此博得老公怜惜，化怨气为祥和，维护家庭稳定和谐局面。唉，谁让咱理不直气不壮呢！

实际上，老公这句评价还是有点委屈我。想当初，我也是持家有道、理财有方的贤妻一位。那时候，每月有限的开支在我的打理下，全家吃穿用度井井有条外或多或少都有节余，每月我都会到银行一趟把当月结余的钱存上，到年底再换成一个整数。那时候，银行在我眼中就像一只巨大的貔貅，成了我的存钱罐。



## “稀拉兵”的稀拉事

■曹新旺

中学毕业后，怀着对军营的梦想和激情，我成为了一名新兵。三个月的军训工作结束了，战友们有的分到连部，有的到了团部，有的去了卫生队，还有的去学驾驶。而我呢，被分到了锅炉房烧锅炉。

有的战友常拿我开玩笑：“老曹，你锅炉烧得再好，能烧出啥名堂来”，“你这一身灰一身汗的光累不说，再烧还是个烧锅炉的，没有什么出息！”说实话，战友们说得有道理，在连队喂猪，还有可能立功受奖呢！可我这一行说实在的连个喂猪的都不如。那时我觉得我是天底下最“窝囊”的人。没办法，军令如山，我卷起铺盖就来到了我一百个不愿意来的锅炉房，开始了“锅炉工”生活。

部队有句流行语：“紧步兵，松炮兵，稀稀拉拉后勤兵。”我“稀拉兵”的名声也就是在烧锅炉时落下的。我的工作就是冬天与战友一起烧取暖的大锅炉，兼职烧为全团供应开水的开水炉。我不用参加训练，不用出操，烧锅炉属于后勤部门管理，而我又是后勤中的后勤，时间一长，作风自然也就有些稀拉了。但要说我这个“稀拉兵”的绰号还有点来历，是我们团长亲自给我“授予”的。

一次，我烧完锅炉封好火后，就到团部找老乡玩。我哼着小曲走到了让人有些胆怯的团部办公室门口。有人说，人要是倒霉的时候，喝口凉水都塞牙缝子，这又让我给碰上了。我刚想进团部办公楼的门，也不知道咋就这么巧，我们的团长也出来了。那一刻，我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正当我发愣之时，就听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：“小伙子，你是干啥的？到办公楼里窜啥？”平常只有在大会堂开会时听听团长那严肃的声音，看看



他那严肃的面孔，从来就没有这么近、面对面地说过话。我的脑子里真是一片空白，汗一下子下来了。

“问你话呢！干什么的？”这一次团长的语气明显地加重了。我不知道是怕还时窘得太狠了，总之，傻了！

我的眼泪快要下来了，心里那个后悔呀！早知现在，用枪顶着我，我也不来。我耷拉着脑袋，不敢看团长一眼。此时，就听有个声音说：“团长，他是我们团烧锅炉的小曹！”听了这话，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胆，两脚迅速并拢，抬右手“咔”一家伙给团长敬了个礼，由于过度紧张竟把军帽给弄飞了！

“报告团长！我是烧锅炉的！”没想到这一家伙倒把团长给逗乐了！“噢！你就是那个烧锅炉的小曹呀！听说你锅炉烧得不错，继续努力呀！”团长话锋一转说：“李参谋不说，我还以为你是个小民工呢！看看你的头发，还有

# 女人当家

■刘海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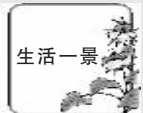
法，我学起了鸵鸟，把头扎在沙堆里，眼不见心不烦，随它去吧。从此，股票、大盘便成了我的紧箍咒，我也从一个持家高手变为“败家媳妇”。每到家中需要大笔开支时，老公发愁之余就会感叹一声：“唉，女人当家，房倒屋塌！”

虽然老公这话有点过，但理财失误的责任确实应该由我承担。痛定思痛，我也进行了深刻的反

思，一是不该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进行投资，二是贪心太重，如果盈利后及早回头……罢、罢、不说了，世界上哪有后悔药吃！唉，教训啊！

现在，我每天盼望的就是经济快点增长、大盘快点上涨，让家庭账面上的赤字快点消除，我好全身而退，一洗我持家无道的“耻辱”！

唉，女人当家，难啊！



## 睡个好觉

■欧占彪

前不久，我路过一个建筑工地，在工地旁边搭建的简易大棚里，两个正在睡觉的民工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他俩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，身体下面只有一块破旧的单子，地面更是坑坑洼洼、高低不平，可他俩照样睡得香甜，鼾声此起彼伏，令人羡慕到嫉妒。

我不禁陷入深思：为什么收入低的民工能睡得如此香甜，而生活中很多功成名就者却常常失眠呢？

我曾经和一些民工打过交道，他们大多心态端正，容易满足，很少发不满与牢骚。我结识的一些成功人士，他们虽然拥有了想要的东西，但常常抱怨生活的不公。发了财的抱怨生意做得不够大，当了官的抱怨官位不够高，吃山珍海味的抱怨没胃口，买上房子的抱怨没别墅，开上轿车的抱怨没宝马，整天患得患失，耿耿于怀，怎能吃得下、睡得香呢？难怪，曾有一个大富翁颇有感触地说：“吃顿好饭、睡个好觉真是千金难买。”

愿我们都拥有健康的心态，像民工那样，睡觉，鼾声如雷；吃饭，狼吞虎咽；生活，轻松自然。